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

林白：虽然心态放松，但文字更有力量

访谈

在写作中保留方言激活了此前的生活经验

羊城晚报：《北流》的结构很有意思，以长诗《植物志》为引，由注卷、疏卷、散章、后章、时笺、异辞、尾章等部分组成。能否解读一下这个结构安排的用意？

林白：这个结构的安排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容器，把所有感受到的东西都装起来。容器里面是川流不息的生活，把生活放在一个有意味的形式里吧。

羊城晚报：写自己的故乡有没有一种迫切感？书中也写到故乡的很多变化，会不会想通过文字去挽留记忆里的故乡？

林白：这个倒没有。我很早就开始写故乡，20世纪90年代就写了长篇小说《青苔》，对故乡的书写其实在我很多作品中都能找到。我写故乡不是说一定要为失去的东西写点什么，我写的是不管怎么变，现在还在的人与生活，但是具体是什么，就很难说清楚。

真诚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是一种基本责任

羊城晚报：一提到林白这个名字，大家都会联想到《一个人的战争》、女性主义，还有和您同时期的女作家陈染。您是否想过背后的原因？

林白：没想过。我跟陈染早就解绑了。

羊城晚报：《一个人的战争》这部作品对于您个人而言有哪些意义？

林白：“意义”就是后来的作品更好发表了。

羊城晚报：从20世纪90年代您的写作就被贴上“女性主义”的标签，您曾说这个标签对您的写作是一种窄化和偏见。这么多年，对于这个标签有哪些新的思考？

林白：我的理解是当时提及女性主义是一种对男性话语主导的文学的补充，现在提及女性主义大概是女性文学正在变成主流的一部分。对我来说，女性经验

羊城晚报：方言也是《北流》的一大特色。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在写作中保留方言？

林白：2016年，我受邀到香港浸会大学参加一年一度的国际作家工作坊。在演讲中，我意识到可以用粤语。在北京定居多年，一直说普通话，当时就发现用粤语表达更为从容自在，后来就尝试在写作中保留方言。你的说法很对，是保留方言，而不是用方言写作。

作家最初的语言都来自童年，童年说的语言才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母语。除此之外记忆也很重要，记忆自童年始。而且普通话思维的句法是固定的，标准化的，对于写作而言，这种固定和标准的东西就是一种伤害。写作中保留方言，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我此前真切的生活经验，也更贴近故乡北流。

“想要通过我的作品看隐私的人会失望”

羊城晚报：人们总把您的小说当作半自传、自传，将虚构故事和您本人混为一谈。您如何看待虚构和非虚构的转化，又如何把握分寸？

林白：我不可能像一些传统写作的人那样给自己的小说一个清楚的定义，打通边界本来就是现代写作的特征之一。就我的写作而言，我的作品从未把事实如此表面地摆出来，它依据叙事本身变化，或厚或薄，或增长，或凝结……想要通过我的作品去看一些现实隐私的人或许会失望，但他们会看到事实经过我的表达，裸露出的痕迹……大概就是这样。

羊城晚报：在您开始文学创作的时候，正是先锋文学流行的年代。您那时和西方文学的接触多吗？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？

羊城晚报：人们总把您的小说

说

作

品

看

作

家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

私

人

看